

一九三〇年三月印刷

一九三〇年四月發行

1 —— 2000 册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本書實售大洋

四角五分

創作小說

鄉村的火燄

著者

紋 珊

印刷者

光華書局

發行者

光華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光華書局

分店

北平王府井
武昌察院坡

容 內

小 父 歸 鄉
學 喪 宿 村
生 的
活 火
的 燄
斷
片

鄉
村
的
火
燄

鄉村的火燄

序詩

鄉村裏的兒童，姑娘，壯丁，老人們看啊！
我們的旌旗飄揚；

鄉村裏的兒童，姑娘，壯丁，老人們聽啊！

我們的歌唱高吭！

我們勞苦於山林曠野之間，

我們日與暴風烈日爲鄰；

我們的血汗被吸吮光了，

我們的身體消瘦，我們的精神萎靡了！

這是榨取階級——

殘忍貪婪的土豪，軍閥，資本帝國主義者害我們的啊。

我們何以消滅他們的惡行？

脆弱的農人們啊，

我們抬頭我們奮起吧！

我們來聯合我們的戰線，

來發覺我們不絕如縷的生命！

我們來槍殺全部搾取階級！

我們來替搾取階級掘下個甚大的墳墓！

我們不要給搾取階級所施的教育所蒙蔽，

我們要受新的我們自己的教育的陶融！

我們現在應當深深地記着：

我們雖然不能與『饑』『寒』兩條鎖鍊抗衡，

但我們向搾取階級奪回我們已往所失的權利，

這是我們絕對的自由！

榨取階級，

你們留心些吧：

現在你們的墳墓已經造成，

你們的崩潰的命運已經來臨！

榨取階級，

你們顫慄，你們發抖吧：

你們的歡樂時期已將過去，

現在，你們的危險時期已經到臨！

鄉村裏的兒童，姑娘，壯丁，老人們看啊！

我們的旌旗飄揚；

鄉村裏的兒童，姑娘，壯丁，老人們聽啊！

我們的歌唱高吭！

(一) 奮勇的別離

我親愛的蕙妹：

你此時也曾想到海角天涯的我心中的徬徨和焦急罷？這實在是誰也意料不到的事：今天下午四點鐘的時候，綠衣人送來南京鄉校同學 A 君的信——催我到南京讀書的信。

我現在已經過了幾千幾萬次的攷慮而終於決定於明日下午起程赴甯了。

蕙妹，我此刻才感覺到「別離」是非常痛苦的事！在我生命的過程中三年的A城的生活，不能謂爲短促而無價值的生活，從此要中止，斷絕了；同窗同桌相親相愛的同學，從此要勞燕分飛天各一方了。啊，我此刻才真實地認識了別離，牠是含有非常辛酸，苦澀……使人難於忍受的意味。

在我回憶的幕下更影演出重重的往事了：

這是個日落曉曉晚霞滿佈天空的薄暮，我偕我的知友清（一個男同學）攜手緩步走到了涼風疾疾的海塘。給海水浸潤過的沙礫，其中各呈着三種或黃或白或黑的顏色。浪潮重重的席捲過來，撞到了岸旁的岩石，便一齊冒了起來，發出澎澎湃湃偉大而自然的濤聲，終於化作白沫向着碧波汪洋中散去。這種情形，直似雪亮的美蓉花，遇到微風或細雨，將牠片片的花瓣紛紛地萎去。在那海涯一線處，夕陽發出牠的光輝，照遍海面 and 天際，雖是已近黃昏，却仍是無

限美好呢。

我和清默默地移步沙灘，在一塊長滿青苔的石上坐下。我倆瞻觀目前千變萬化的景色，默思自然的神聖和偉大。我倆的耳裏充滿濤聲，我倆的眼睛底充滿了海潮。我親愛的蕙妹呀，我此時是投身於大自然的擁抱裏，我此時是成了自然的寵兒嬌子了。蕙妹，請你想想想像我此時心中的安慰和愉快罷！……

這大概是三月下旬的一日罷，深紅夾着白色的花朵，很繁密的遍佈在城隅蓬蓬勃勃長滿着綠葉青枝的學校桃林中。濃蔭遮掩了陽光，花香芬芳了空氣。這是多麼明媚的春光景色中的一幕呀！在朝霧未散太陽纔在天際梳理曉裝的晨光裏，桃林中突然映演出一個修長的影子來。蕙妹，你知道這影子是誰的呢？原來這就是來領略自然，呼吸新鮮朝氣的我呀！這時我的心海是多麼怡然安穩呀！我在高處，便見到整個的桃林；整個的桃林中却藏着一個低頭沉思的我。

換一句說，桃林是整個的物體，我便是整個物體中的一部分。我與桃林——實在就是與自然是早已融成一氣了啊。……

親愛的蕙妹呀，越是有趣味有價值的前塵往事，在現在回憶時，在現在正將和這些往事發生的地點『別離』而回憶時，是只能使我傷心，只能使我飲泣！

（昨夜黃昏，胡亂寫了上面許多話，倦極，因即投筆和衣睡。此刻精神較好，即繼續寫下：）

此刻初上的晨曦，已照遍了東面的窗櫺，和窗下的桌椅，桌子上亂堆着的幾本圖書。燦爛的朝陽，放出牠金黃的色彩和光芒普照着窗子外美麗的野花使野花分外地美麗，普照着十步外莊嚴的城牆使城牆分外地莊嚴，普照着世間偉大的自然使自然分外地偉大；最後，最後普照到我懦弱柔輒的心靈，牠居然

也能將我的心靈變成了一往無前的奮發，和頂天立地的勇氣。

蕙妹啊，你也該知道罷：人生在無限量的地球生命中，是多麼渺小短促的東西，但假如我們能繼續不斷的努力，繼續不斷的奮鬥，那末雖是極渺小短促的人生也可一變而爲莊嚴偉大的啊。老實說一句：我此次之到南京，並不是像政客樣的爭奪些權和利，我是要投身於中國之鄉村教育——偉大的爲三萬萬四千萬農人謀幸福的鄉村教育。

蕙妹，可愛的蕙妹，你也曾想到我們中華民國大多數的國民——農人所受的痛苦嗎？他們在火一般熱烈的陽光下，或冷凜嚴寒的北風中，握着鋤，赤着腳，滴着汗和血耕種着，但是把他們所得結果細細化分起來呢？除掉了『饑』和『寒』其他是空無所有！

怎樣能救出這沉溺在水深火熱中的農民呢？則捨施行鄉村教育的道路外別

無他途；因為現在農民的『饑』和『寒』，都是由于缺少教育的『智識饑荒』所致。有了『智識饑荒』的因，方有『饑』和『寒』的果。

農人受『饑』和『寒』壓迫出來的悲哀的呼聲幾於振破了我的耳膜！

我們穿的衣服的原料是從那裏來的？農夫供給我們的。我們住的房屋的柱木是從那裏來的？農夫供給我們的那裏來的？農夫供給我們的。我們住的房屋的柱木是從那裏來的？農夫供給我們的。我們受到了農夫許許多多的恩惠，耳朵裏聽到了農夫們痛苦的悲哀的呼聲，薰妹！你想假使不是天良喪盡的或是殘廢無用的人，是不會置若罔聞不肯極力營救的吧。

下午即常就道，就我謀農人幸福的鄉村教育的道。我當奮發勇猛，一往無前，決不作畏首畏尾的戀戀家鄉的兒女態！

臨別書此。到甯後再談。

愛紫。四，二二，午。

(二)到校

蕙妹：

在南京鼎和門外錯落的羣山中，矗立着一座金黃色用茅草蓋成的中國式的房屋，中間居滿着爲農民謀幸福的天使。蕙妹！這所屋子，便是桃源鄉村師範的校舍；天使，便是鄉校的指導員和同學——我現在居然也是一羣天使中的一份子了。

在昨天的晌午時分，我即於A城驅車至B火車站，乘B S車至滬。這時國民革命軍雖然無限地奮勇和果敢，將逗留浦口奉魯殘孽一掃而盡，得到光榮的最後的勝利；不過時間的短促，地方尚未十分地安靜，是以滬甯夜車亦未恢復。我到北站時，本日最後的滬甯車已開過，車站中祇有開步者疏疏的人影。

這一夜我寄宿在七浦路一家開洋貨店的親戚家。

『你到南京去做什麼？』洋貨店小老闆——我的表兄——穿着緞子大褂的少年對我這樣說。

『我是要去讀書，但是我還要去種田——像農夫一樣的種田。』我的心情保持着鄭重的狀態，因為這是把我偉大的宗旨正式公佈的時候。

『種田吧！像你現任的地位，政治上，黨務上，不是很可活動嗎？』表兄的臉上，現出卑夷不自然的笑。

蕙妹！在你幼稚的心靈上，覺得種田究竟是可鄙陋的嗎？我告訴你：世間惟有種田的人是能夠自己滴着可貴的汗和血，能夠自己喫自己的汗和血換來的飯！其他所謂萬物之靈圓顙方趾的動物呢，都是簡接直接賴農人以生活的。政治，充滿着豎着八字鬚挺着大肚皮趨炎附勢惟利是圖的髒東西的政治，是我

深惡而痛疾的！至於黨務進行，田間——占中國區域最多數最多數的田間，是它工作的最適宜的地點呀！

延長的偉大的滬甯鐵路的行程，我就在今天晨曦籠罩着北站時開始前進了。星星零落的村莊，嫩黃的草遍滿着的墳墓，以及幾支明靜的河流：滬甯線上，不過雜呈着這些單調寂寞的景物。

車到鼎和門，下了車，喊了個腳夫挑了我的行李，迤邐向我的學校而來。

遠遠地有幾個人影在慢慢地行來，心疑是我們學校裏的指導員和同學，走近果是楊師和老操老王。他們三位，都赤着腳，露着胸，我還規矩矩穿鞋和襪呢，慚愧得使我漲紅了雙頰。在我們久別重逢的握手中，使我感覺到無限的愉快和安慰！

在日落晦黯涼風疾疾的時候，我終於到了重山錯落中茅草蓋成的我的學校